

# 春光里的关山

□ 郭进昆

云蒸霞蔚的山桃花把春天抬进了山里。

当一抹抹嫩绿开始氤氲在枝头的时候,关山层峦叠嶂的褶皱里还透出铁青的暗灰色,一络络的残雪在山脊的林间耀白着。没有鸟声,山溪不再潺潺,山林的寂静似乎在酝酿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三月的阳光煦暖起来,几乎一夜之间,山桃花开了,粉嫩粉嫩的花瓣恰似婴儿的脸。桃花含笑春风里,万枝丹彩灼春融,山桃花一团团、一簇簇,迎着和煦的阳光挺立枝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粉白相间的花瓣簇拥在枝头,如云霞缭绕。花蕊纤细,顶着金黄的花粉,引得蜜蜂忙碌穿梭。微风拂过,花枝摇曳,花瓣簌簌飘落,为大地织就一片梦幻的花毯。灼灼的桃花把关山晕染得绚丽无比,好似画家笔下的水彩画。多彩的关

山在花的海洋里微醺迷醉。山柳也抽出了翠玉似的嫩叶,草木萌动,花红柳绿的关山在明媚春光里开始变得妩媚起来。这时候,山鸟的啁啾应和着山溪的清音,关山汉子的山歌也嘹亮起来了。

走在山间,春山清朗,草木清香。转过一道弯,迈过一道坎,前方忽地出现一丛迎春花,娇媚含笑地静立山头,笑在春风中。

春山空静,春水盈盈。叮咚作响的,是山溪深情的吟唱。

最先感知关山之春的是勤劳的农人。春分过后,气温回暖,关山脚下的农田里,农民用旋耕机翻开苏醒的泥土,把大黄、独火苗放进沟垄里,覆上松软的泥土,春天的土地里充盈着泥土的清香和药材的芳香。清明之后,人们开始在地里铺设地膜,先种土豆,玉米稍后再点,关山下的川

道地里到处是白晃晃的一片片,地里闪耀着白光。

母亲头戴纱巾,在阳光下弯腰整理土地,已苦了几绺薄膜。她抬起头擦擦额头的汗珠,西边,矗立着静美的关山。第二天,我、妻子和母亲栽种了土豆,我用锹剜坑,妻下种,母亲上化肥。我们把春光也种到了地里。

有新绿漫过山头,有花儿开在山野,枝头的绿是嫩绿的、透明的,树上的花是粉白的、明媚的。地埂上蒲公英的花黄灿灿的,点亮了我的眼睛,柳枝上挂着绿茸茸的毛毛虫穗穗,布谷鸟的叫声传来浓浓的乡愁。

在关山阳关一个叫邓家堰的地方,绿松林、绿草地氤氲着清新爽利的气息,沐浴山风,牛铃叮当,野花野草洒满山坡,紫花地丁在风中轻轻摇曳。山地里的苜蓿已一拃多高了,喜鹊停在树上东张西望。

踏入玄峰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漫山遍野的翠绿。华山松、白桦等多种针阔叶树木,像是收到了春的召唤,纷纷抽出嫩绿的新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互相交织出一片绿色的海洋。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宛如碎金般洒落在林间的草地上。脚下的草地,如一块柔軟的绿毯,小草们从土里探出了尖尖的脑袋,嫩绿嫩绿的,带着几分俏皮与倔强。它们在春风的轻抚下,欢快地舞动着身姿,散发着淡淡的青草香气,让人忍不住想要躺下来,与这春天的大地来一次亲密接触。

暮春,晚樱就会浓烈地开放了,花香弥散宛若人间仙境。要看油菜花,还得去关山脚下山寨乡北沟堰上,满堰金黄的花海,如波涛般弥漫四野。

村庄的天空永远是那么的蓝,蓝得纯净,蓝得摄人心魄。远处天边飘

浮一片闲云,静静地,一下子停在了我的心间,我痴痴地看,脑海中浮现出了少年时在堰上劳作时看到的朵朵白云,静静地挂在天边,令我作无边的遐想。如今再看那片片浮云,一如我的心境——在田野,我也是一片云、一只鹤,把自己的心情放牧在故乡的田野上。

我慢慢地行走走在田间坡路上,风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一如母亲温柔的手。爬坡过埂,弯腰掐苜蓿嫩芽。俯身大地,我看见了影子,听到了自己的心跳。风从坡上吹过,掀起我的衣襟,我沐浴在这旷野的清风里,神清气爽。抬头看见远处的白云,还有西边隐隐的关山……

春光里的关山,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这里,与春天相拥,与自然对话。我愿融入这无边的春色,沉醉在关山的温柔怀抱里。



## 在八步沙(组诗)

□ 王更登加

一

今夜我头枕沙漠入梦  
那些白刺、梭梭、红砂、麻黄……  
它们与风角力、追赶星星和月亮  
战斗的声浪淹没我

“种一棵树吧。”  
整个夜晚我对自己反复说

二

风沙中六匹展翅的  
沙鹰,是六老汉风沙中挥舞的  
六把铁锹  
在黄昏的黑沙中攫取黎明的清露  
又或是六枚传辈的  
火种;与黄沙奋战的漫长岁月里  
一辈辈传递  
决心和信心

三

天空下翠绿、招摇成一片信念的是  
沙漠中  
八步沙林场

——群沙暴骤的吼声熄灭在它四周  
所有植被喊渴的嘴唇  
一起向着她——

风暴熄灭在脚下  
那些侵略的黄沙  
又一次体味了失败和气候

四

一株沙葱——  
鲜绿挺拔的身姿、淡红  
娇美的花瓣、花瓣上颤抖的一颗晨露  
——在无垠的沙漠,在晨光中  
这是一座小小的巨大灯塔  
但这不是她全部的美  
她更多的美是在地下——  
纤细坚韧的根茎;信念和勇气  
迫使她像一支饥渴摸索的手臂  
一次次要在黑暗中掘出光明的泉水

## 陇东印象(组诗)

□ 李辅子

### 麦芒纪事

镰刀割破云絮时  
石磨街挂一粒星光  
晒场上的谷堆把影子拉成纺锤  
纺着纺着就缠住了北斗  
老牛反刍着早烟袋的余温  
犁铧在星图上刻下新痕  
地窖深处  
土豆正用胚芽翻译霜降

### 香包里的节气

五色丝线勒进布老虎脊背  
艾草在香囊中翻身  
打糰  
绣娘指尖的针  
钓起整条蒲河  
端午的露水打湿窗花  
喜鹊衔来碎布头  
拼贴出二十四道山梁  
每道褶皱里都藏着未拆封的庙会

### 光影之夜

驴皮在油灯下渗出盐粒  
老艺人剪断自己的影子  
挂在竹竿上晾晒  
弦索勒进古戏台的皱纹  
无名者在布幕后咳嗽  
抖落一地朱砂  
幕布忽然凹陷  
月光从豁口涌入  
淹没了所有未及收场的对白

### 窑洞辞典

沟壑在陶罐底部洞开  
月光沿着土墙攀爬  
每一道褶皱里都沉睡着粟粒  
风沙在陶罐上篆刻姓氏  
有人用喇叭吹裂了黎明  
碎瓷片嵌进掌纹  
麦秸编织的摇篮里  
婴孩正吮吸黄土的方言

## 岩缝间的扁桃花

□ 顾富强

春雪初霁的午后,我与蒙古扁桃花在祁连山不期而遇。一场未及消融的积雪,给赭红色的山岩覆上一层冰绡般的釉色,明艳动人。

雪光在山岩表面折射出细碎的虹彩,那些攀附在岩缝间的蒙古扁桃花,此刻正捧着点点星芒在雪幕中闪烁。细碎的花瓣覆着薄霜,像是被风揉碎的星辉坠落荒原,又在雪霁时凝结成微凉的琥珀。最动人的是雪后乍晴时分,阳光斜切过山脊,将花影拓印在银白的岩面上,宛如被打翻的朱砂匣,红花与白雪在天地间泼洒出最炽烈的诗行。

蒙古扁桃花,生长在砾石与碎岩的缝隙里,无须肥沃土壤的滋养,亦无意与繁花争艳。在这荒寂之地,它用一季的绽放,无畏对抗着经年的苍凉。

我深深折服于这份坚韧,更愿意将蒙古扁桃花视为砾石山麓的“孤勇者”。

干旱的日子里,水源珍贵如油。蒙古扁桃花将根须深深地扎进坚硬的岩缝;当风沙席卷而来时,它那虬曲的枝干却依然傲然挺立,“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当大地银装素裹时,蒙古扁桃花则有着“冰雪林中著此身”的顽强……没有婆娑的姿态,但蒙古扁桃花的那一根根枝干,都蓄满了坚韧与力量。

长在砾石与碎岩缝隙的蒙古扁桃花,其生命就如同一首充满力量的诗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蒙古扁桃,以倔强的根系劈开岩层,在风的磨砺中开出温柔的花。它在这片砾石山麓中,写下了坚韧乐观的生命赞歌。

出眼睛,风驰电掣绕驼群一圈,一声哨响,就把骆驼引向另一个方向。

他说,两峰母驼快要产羔了,离得太远,他不放心。

我说,那怎么不让它们在驼圈附近吃草呢?

老沈说,你不知道,骆驼吃的是“走马草”,这里一口那里一口,吃一顿会走几十公里,为的是给植物留出充分的再生时间。它们吃掉植物的顶部,等于给植物平茬、剪枝,使之横向生长,渐成植被。如果不吃,这些植物会渐渐枯死。

松软的盐碱地白得晃眼,脚一踩,裂纹纵横。

老鹰,高旋于苍穹,像在侦查地盘,侦探猎物,又像在练习飞行。最后变成了山头上一个小黑点。

雅丹地貌,格外显眼。红褐色的山丘连绵起伏。风把那些山丘雕琢得千姿百态——如狮子、大象,穷尽想象都无法说完。

山谷的风最易产生狭管效应。刮起来总是带着悠悠哨音,犹如成边将士陶埙里吹出的思乡曲。

山泉藏在山谷深处,是骆驼、岩羊等戈壁生灵赖以生存和繁衍不息的水源,也是山的灵魂伴侣。细细的泉流绕着石块、草墩蛇行。水波清凌凌闪着银光。水底的沙粒和鹅卵石清晰可见。

一处断崖上,泉水顺着三米多高的崖壁跌入山坳,形成一个微型的悬泉瀑布。坳中水成潭。潭水清澈。潭底映出点点绿痕。只那一点点绿就让人觉得戈壁的春异常绚丽。

在位于金昌市区西北方向20公里处的青土井古生物化石点,一座钢结构的保护棚依山而建,从山脚一直伸向山腰。嵌在棚中巨岩里的金川龙古生物化石保存了近乎完整的恐龙头部骨骼和身体形态。

科考资料显示,这条龙生活于侏罗纪时代,距今约1.6亿年。金川龙的故事,让人愈发感到了眼前这块土地的古老神秘,厚重深奥。



# 百花

第 3317 期

### 云抱溪水意更深

〔中国画〕

刘占勇 作

## 暮春的雨

□ 蒋 静

暮春的雨总爱在黎明时分造访。天还没亮,窗外哗啦哗啦的檐水声,恍惚间让我以为仍住在溪水边的老屋里。朦胧中似又听到檐角燕子的啁啾,与村口碾坊的磨盘声一唱一和。睁眼,细听,唯有密集的雨点叩击着窗外的玻璃。哦,谷雨到了,“好雨生百谷”。

谷雨里隶属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但在我的家乡临泽,春意却正浓。蜷曲的柳芽儿舒开身姿,娇嫩的花儿一树连着一树,完美印证了“句者毕出,萌者尽达”。花落,燕来,正是“承阳施惠”的时节。谷雨之名,既因雨水丰沛,亦因农人趁此时节播种谷物,将希望埋进温润的泥土。

记忆中的谷雨,不只是“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耕忙,更是有炊烟里榆钱麦饭的香味儿,裹着雨丝沁人心脾。

村西的老榆树经雨水濯洗,枝丫泛着清亮的光。天一放晴,我就催着奶奶去捋榆钱儿。奶奶笑着说:“昨儿一夜的风雨,让老榆树缓缓。”在我一遍遍的催促中,奶奶洗了一口大铁锅,又拾掇出木头条卯樺的蒸屉、白色的纱布,一起清洗挂晾起来,这才让我去取竹篮和袋子。

草木挂着雨滴,在阳光下舒展着身姿。路过三奶奶家的菜地,粉蝶和蜜蜂缠绕在梨树上翩跹,带雨的梨花在风里簌簌轻颤。三奶奶坐在地埂上,正把南瓜子裹在草木灰里。我问她为啥要这么做,她说:“让种子记住烟火温度。”她的话我似懂非懂,我喊一句:“后晌给您送榆钱麦饭。”便奔向了老榆树。田垄里的麦苗已长出青涩的穗子,起伏间,让春天的风有了方向和形状。

我攀上老榆树中段,寻一个粗壮的枝干骑坐,把篮子挂在手能够到的地方。枝叶上残留的雨滴簌簌钻进衣领,凉意激得我一哆嗦。顾不上理会这些,先坚持把榆钱塞进嘴里,清甜霎时漫过舌尖。然后才两手并用,左一下右一下大把大把地挑起榆钱来。奶奶站在树下仰头看着我,一边提醒我“骑稳了,小心些”。待我左右都再够不到榆钱,就滑下树来,把半篮榆钱倒在尼龙袋上,复又噌噌爬上了树。奶奶边择拣着榆钱边笑:“哪像个丫儿,机灵得像只猴。”新摘的榆钱嫩得能拍出水,落在篮里沙沙响,似春雨偷吻桃花瓣。

灶屋的泥地总带着潮气,柴火